

楊忠愍公全集



光緒十九年孟春

楊忠愍公全集

味菜廬校刊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  
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跡  
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  
過論定聲稱振揚及於代

遠風遙流徽彌茂畱連曩  
跡如遺其人是以孟軻有  
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當  
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

逆覩後人美歎靡窮哉獨  
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  
內無懼心外無慙德而已  
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  
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

省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己者也朕萬幾之暇  
紬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  
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

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  
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  
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  
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  
勝道然當時則榮沒則已

焉甚或遺穢蒙嗤爲世昭  
鑒去繼盛奚翅霄壤哉使  
繼盛獲遇明主庸其言顯  
其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  
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砌

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亦  
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  
慨然想見其爲人故特表  
而出之以旌忠鯀垂法將  
來由斯以觀卽謂繼盛至

今存可也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  
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  
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則無  
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

身成仁者亦無如繼盛云  
當是時其君端拱修玄委  
政輔弼而逆臣嚴嵩父子  
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  
擅專紀綱蕩廢在廷之臣

皆淟涊阿諛奔走承順繼  
盛獨能伸大義聲其十罪  
更彰其五姦使隱慝昭明  
稔惡暴白豈非獨行不懼  
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

有貴戚之誼股肱之任與  
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疎迷  
之臣惡權寵之姦遂思執  
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  
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

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擢  
折者方仇讐主互市議時  
衆皆頰首縮頸塞默不敢  
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  
致權臣忽然刑之瀕死謫

官遐方厯尉令始得至一  
曹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  
固位未遑安敢復蹈前迹  
而繼盛厯事未月又有捨  
身圖報之章蓋念君恩難

負姦輔難容建言審計崇  
卑報國不憂生死洵忘身  
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  
時嚴嵩與仇讐隙思繼盛  
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已用

故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  
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顯  
不卽讎口屏息循職自効  
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  
藐權門慷慨叫閭從容就

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柱  
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  
閔凶艱苦備至故堅貞之  
性百折弗回可謂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諱  
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尙能  
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如此  
今之爲臣者乃身任言職  
直節罔聞惑私德而辜主

恩畏權威而忘國是以視  
繼盛能不媿然汗下哉朕  
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  
三歎爲直臣惜也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

仲春朔日三竿表火丙申

三蕤象直臣對也

姑射對謀民亦玄臣不繼

蓋諭不應然則

與異卦觀而意圖異於

高宗純皇帝御製讀楊忠愍集詩

家學關西素行淳浩然惟與義爲鄰一生名節堂堂在  
兩疏風霜字字新報國不辭履虎尾排奸直欲犯龍鱗  
開編省識忠良氣不愧率衣折檻臣

御製旌忠祠詩

保定府治西  
祀明楊繼盛

捐軀不畏逆龍鱗兩疏千言萬古新直使權臣陰喪膽  
何妨烈士顯忘身降神獨萃扶輿氣懷古重過濶水春  
居節丹青藏寶笈內府藏居節所畫小像入石渠寶笈上等鬚眉宛是個中

御製居節畫楊繼盛小像詩

有生孰不惜華年生死還應義以權遐想皋夔千載上  
豈辭龍比一身捐鬚眉正色眞無忝史策芳名厯久傳  
西市從容吟四句丹心浩氣至今懸

諭獎致忠勦苦

脈理附錄盈  
分宜和合西

閻諭各贊忠更除不貳率文武謹拜

雨潤風諶字字殊避圓不精

懷忠聞西秦竹韻哉然辨禮

古宗縣皇帝諭獎讀點忠烈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楊忠愍集三卷附錄一卷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

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員

外郎以疏劾嚴嵩爲所構陷棄市後追贈太常寺卿

謚忠愍事蹟具明史本傳繼盛本以經濟氣節自許

不屑屑於文字後人重其人品掇拾成編仰蒙生今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文表其忠蓋一經褒予曠世猶生故

雖朽蠹陳編彌深寶惜此本乃康熙間蕭山章鉉所

校凡奏疏一卷雜文一卷詩一卷

謹案年譜遺屬行詩共爲一卷行

狀碑記別爲一卷附焉其論馬市効嚴嵩二疏史傳  
限於體裁僅存大畧集本乃其全文披肝瀝膽伉直  
之氣如生自作年譜一篇學問人品具見本末尤史  
傳所不能詳遺屬一篇作於臨命前一夕墨蹟至今  
世守倉猝之際數千言無一字塗乙尤足見其所養  
詞雖質樸而忠孝之意油然尤足以感動百世惟年  
譜中自記從韓邦奇學律夜夢虞舜一事頗涉怪異  
然繼盛非妄語者蓋覃思之極緣心構象世說載衛  
玠以夢問樂廣廣云是想管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

之固亦理之所有昔吳與弼作日錄自稱夢見孔子人疑其僞繼盛此語頗與相類明以來無疑之者此則係乎其人有不待口舌爭者矣

與游乎其人亦不晝日舌爭

大張其鬚盤虬龍頭與臥

之固承趾之而首若與羅者日繫自御此名

本傳

節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妬使牧牛  
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  
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  
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  
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  
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  
部主事從尙書韓邦奇游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  
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

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咸寧侯仇  
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  
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  
無戰鬪固恩寵繼盛以爲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  
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疏入帝頗心動下鸞  
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尙  
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  
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  
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

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  
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襄市田資  
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  
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  
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  
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  
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  
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已心  
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

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  
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十大罪五奸疏入帝  
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  
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  
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  
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  
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尙書何  
鼈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  
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鄖懋卿忱之日

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  
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  
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願代夫  
死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  
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  
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繼盛  
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  
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半夜而蘇  
碎甕盤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

燈顛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  
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  
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  
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吉祖暉魏書曰祖暉字太虛與弟祖良同居不

永晝氣不委容以三十四年十月葬西市

胡鑑益谷並奏縣碑其妻張氏并附土書

鑑李天祐坐大罪當斬卹意必殺二人

公不勝憤舉酒自餽患脢卒之會歸

楊忠愍傳 汪有典譏見史外 節

公諱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辛亥選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甯侯仇鸞驟得兵政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於二邊開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力爭云云疏入上壯之下大臣議鸞詆公撓邊計惑眾詔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公至則買山一區建道統祠召邑之諸生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意教民農桑民皆贍足彬彬多向學者而廵按劉某聞公賢牒取赴鞏昌書院教兩府諸生公病其

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覆以書曰夫古之虞人庶人猶知守已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虞庶下哉本院如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有師道存焉職又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苟謂職卑賤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如謂庶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賓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稽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

田野之間故雖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伯主亦知  
卑禮厚幣凡以師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  
有志書院是志欲行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  
之套而挾之憲牌提取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  
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召之也夫旣以典史召之職  
敢不遵朝廷之謫命守典史之職官而乃爲出位之往  
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  
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過利祿之淵藪功名  
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不爲此亦可也

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越今乃若與本院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牌而取遵牌而往不惟想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盛舉也本院負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甯喪溝壑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疏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伏乞稽諸理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無任悚懼之至蓋公之守正不阿雖造次顛沛猶如此云俺答數敗約

入寇仇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月餘遷南京戶部主事三日復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中復調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鸞次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嚴甚於鸞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坐不寐曰天子遇我厚矣何以報夫人張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一仇鸞困公幾死今嵩父子百鸞也安容直言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遂密具疏劾嵩不抵家取道赴京師齋三日以正月十五日上

之其略云云疏入上怒公懇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公  
下鎮撫司詰問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誰不懾嵩  
者且王家事渠甯不憂爲嵩敗耶獄上詔杖至百有湖  
廣王之誥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曰椒山自  
有膽卻之談笑受杖竟論死夫人上疏請代爲嵩所持  
不得上遂以十月乙卯晦斬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  
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曼  
聲長嘯以歿公繫獄時有吏應生者周旋左右尙書屢  
禁之不爲動而王公世貞徐公中行吳公國倫王公世

懋職橐館霸州王公遴卽獄中以女許配公次子應箕  
公赴義時執手泣訣經紀其喪或忧以禍勿恤也公生  
平勤履本末具見公所自爲年譜予不著撮其大者公  
歿之七年嵩奸狀大露上採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成  
其子世蕃又二年御史林潤白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  
其家貲鉅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隆慶初贈公太  
常寺少卿謚忠愍予祠祀蔭其子太學生萬厯三十九  
年保定知府伍文達建祠於保定西郊通衢之東岡鑄  
嚴嵩父子仇讐三鐵像北向跪供謁公祠者椎擊之

汪有典曰嗚呼士君子圖事揆策不患乎言之不驗患乎驗矣而君不信信矣而慕用之不誠也若公之竭智盡忠帝之悔悟寵錫斥未久而賜環官一歲而屢遷臣主相知固已入肘腋而通寤寐則當轉圜加膝之時乘疾雷破柱之勢爲除惡務盡之謀區區者恃有獨契耳公嘗謂同年友王公繼津曰君才當太展姑蓄歛鋒銳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而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矣公初亦欲請告山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任事

及一歲四遷則又自歎天不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  
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愚贊取重禍此世所以多亂  
臣賊子也

題記

撫臣眼明而耳聾且猶公以愚鰐更重瞞拙世視以爲之  
欵一貧四釗限又自憲天末如聽風之太早幾非休矣

明御製誥命

其言奉餽其命

皇帝制曰貞臣篤靖獻之義弗慮險危熙朝昭激勸之  
公罔遺存歿矧殺身而爲國宜特典以褒功爾故原任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剛方賦性忠蓋存心方筮仕於留  
曹輒建言而外謫有聲民牧旋晉兵部殫志效官據誠  
抗疏論罷馬市深懷啟釁之憂指斥柄臣力矢糾愆之  
悃言已見知於當亡身終不免於權奸追念忠賢特申  
卹錄茲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謚忠愍錫之誥命  
於戲綸綺寵褒用慰孤忠於已往聲光普赫益培正氣

於方來耿耿爾靈尙歆朕命曰詒鑿光普濟益昌五族  
隆慶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常吉大禮部員外郎都御史忠憲謚文諡命  
明御製祭文欽定四庫全書小臣等謹飭誠能念忠實恭申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冬十一月壬子朔越二十六日  
丁丑皇帝遣直隸保定府知府張烈諭祭原任兵部員  
外郎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文曰惟爾剛方  
秉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抗疏屢陳於北闕始  
論馬市之當罷析敵情而直氣嚴嚴旣斥權奸之當誅  
履禍機而忠肝烈烈其言卒驗其命已傾死者不可復

生百身難贖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宜頒遵遺詔以加恩  
憫孤忠而錫卹特贈爾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葬祭並加錄廕是逮式顯忠貞之節庸倡蹇謗之風英  
爽不磨渥恩斯服

楊忠愍公遺像 吳江後學龐淦重摹



楊

忠

公  
卿

周園泰始贊



忠  
誠  
而  
正  
直  
人  
所  
欲  
與  
而  
相  
而  
自  
天  
下

後學張鍾麟敬摹

陽忠忠集遺像

味菜廬校刊

楊忠愍公畫像贊

謂官郎署耶而自任天下謂節忠烈耶而志小天下  
謂言逆鱗耶而力匡天下謂身轄毛耶而風動天下  
然則斯人也殆庶幾乎孔孟仁義之正傳而與易簣  
結纓兮並駕

鎬京孫丕揚敬贊

孤忠獨矢耿介常存讀公之訓撫公之形優然如見  
愾然如聞不有其室不有其身高山仰止景行維殷

周國泰敬贊

序

閒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所遇抑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遜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不無少愧孰若後三君子當闖茸誤國朝士鼠竄獨能出其死力而排擊之雖百折不屈至今歷三百年凜然猶有生氣也予撫閩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而先賢之書次

第剖劂旣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浩然獨存與  
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爲表章旣梓文山疊山正  
學忠肅四公集繼復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靖鬱  
於中節烈見乎外慙慙懇懇不能竟讀至其他議  
論文章一皆本於至誠之所發越夫當公之諫馬  
市也亦旣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何  
期甫起官而卽拜疏也史載公至淮上辭妻子北  
行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  
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灰愈

挫而愈直愈折而愈剛夫孰得而遏抑之哉蓋公  
自有生後夙罹閔凶堅貞成性故百折不回於射  
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孺子言者變色  
聞者刺心而況讀公之文者不想見其爲人乎公  
當時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  
有生前之榮辱有身後之褒貶此公之志也亦卽  
射洪斛山二公之志也予不獲二公全集而并梓  
之然覽公之集而二公之所爲文抑亦可知矣夫  
自古有功名有氣節功名扶宇宙之盛氣節挽大

造之衰公之不朽者歷千古而常新論世知人并不必爲公致慨於遇之蹇而羨前三楊公之致身通顯垂名於竹帛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題詞

生平好聞人忠孝節烈之事遇有譚忠孝節烈者請教反覆惟恐後乃山居弇僻車騎過從者甚少不得已展卷晤對每於書冊間求古今名臣言行可爲法者如汲長孺責廷尉湯朱雲面叱張禹顏常山縛橋柱罵賊段秀實以笏板擊朱泚殿上諸事彙爲一卷皆取其激切有生氣者最久而得椒山楊先生譜輒掩卷太息久之曰有是哉有是哉夫士居平講大義血氣奮發每恨鉄鋸不相及一旦臨嶮巇稍稍頓挫

卽意色灰敗逡巡引過咎至有呼親串以求拯援者  
縱或事勢不免慷慨屈折及事去而悔之咨嗟告戒  
其爲談虎而生怖見曲木而多警心者亦復何限而  
乃鼎鑊在前蹈之如飴晉繳甫脫不厭鞶勒如先生  
者此真百鍊之鋼萬燁之繭也初得先生譜旣而讀  
其狀又旣而讀其奏疏與其諭妻與諭子書而于是  
漸求其詩若文惟恐其盡亦旣輯成四卷將重付校  
刻而以爲未足問之西河毛太史太史曰豈在多乎  
忠臣義士在地爲河嶽而在天爲日星夫恒星列宿

在天有幾嶽瀆之靈止於四五然而仰星斗而文章  
見焉履延袤廣運而后土氏之菁華無不著焉故士  
有以行傳者亦有以言傳者今椒山之行見諸史乘  
椒山之言見諸奏疏如是已矣且夫汲長孺朱子游  
輩有遺文乎予乃從其言就世所傳者合奏疏狀譜  
與其所爲詩若文而訂而鋟之吾人束髮受學所習  
者入此並無先王經術與儒者身心性命之實存乎  
其間名爲經生與經何與其朝夕矻矻與年俱盡者  
但曰取科第焉已矣有如此之忠孝節烈足爲世法

而且名言碩畫反復娓娓可以發人之性情增人之智慮而不一讀之再讀之乎夫先生才高下筆犀利如竹刀之剖蓬朮七首之淬肌理滴血濡縷每讀之未嘗不心開也然則思其人而求其言讀其言而愈見其人一日有天地當一日有斯集其以繼諸古名臣遺蹟之後而共傳之寧有過焉夫如是而未于誠

康熙戊寅中秋日蕭山後學章鉉梅谿氏題於敬一

景齋

景齋風致清雅而試士凡文菁華無不著述如士

楊忠愍公全集目錄

蕭山章 鈺原輯

鎮洋顧思遠補輯

卷首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御製表忠錄論

高宗純皇帝御製讀楊忠愍集詩

御製旌忠祠詩

御製居節畫楊繼盛小像詩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明史本傳

節

忠愍公傳

節

無爲汪有典

明御製誥命

明御製祭文

遺像

畫像贊

序

儀封張伯行

題詞

蕭山章鉅

卷一

全集目錄

卷奏疏二篇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自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古附張宜人請代夫死疏

又張萬紀申救疏

卷二

序五篇

宜人祭夫文

引三篇

跋一篇

說一篇

記一篇

書十三篇

祭文六篇

附張宜人祭夫文

卷三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附錄二首

自著年譜

從李卓吾先生定本

遺屬

係赴義前一夕遺筆

卷四

行狀 吳郡王世貞撰

墓誌銘 華亭徐階撰

勅賜旌忠祠碑記 仙居吳時來撰

勅賜旌忠祠碑記 淮南李春芳撰

祀堂碑記 崇陽汪宗伊撰

墓祠碑記 邑張鳳翔撰

重修祠堂碑記 容城孫奇逢撰

卷末 待刊

論贊

楊忠愍集目錄

三

題詠

軼事

瑣談

附籍誅奸嵩父子案

書後

跋

吳淮王母總校顧思範分校顧  
義吉

楊忠愍公全集卷之一

蕭山毛大可先生鑒定

後學章鈺梅谿輯

奏疏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兵部車駕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

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

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

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

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去年口口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能不慘心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剋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

下陵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

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

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曰國事乃

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

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彝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

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

英豪扼腕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口口反不能生擒酋長

剿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

馬市之十不可者爲一語一擄一住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

之別名也口素賓服尙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掠

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  
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  
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  
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  
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  
民所共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  
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  
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  
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

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  
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彝。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  
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口口爲此交易之  
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  
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口口殺戮  
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猶○是○一○不○可○而○憤○激之氣。皆欲與  
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  
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  
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

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宵興起。此。驥。  
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  
○此○是○大○機○會。  
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  
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彝狄已和。天下已無。  
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  
無兵戎之寄者。益長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  
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  
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口之事。猶畏王。  
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

○此尤急切。宵藜之言。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口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蠹茲醜口。尙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口口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

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口口輕中國之心入不可也口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字字燭照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後仇讐罪狀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

乎。我。矣。此。墮。口。口。狡。詐。之。計。九。不。可。也。口。口。之。產。馬。  
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  
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

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

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日。口。口。之。馬。已。  
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

中。國。之。財。口。口。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

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日。

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

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口性無饑。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口口無饑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缺

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討計。

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口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口口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許貢則雖有名。○可○慮○此○特○破○之○

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口雖□□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旣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口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大是○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准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

此

明儒

惟道

宋學

補武

輕○兵

苟安

一切○神州

所以

陸沈○也

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

兵威養口寇

於日盛壞

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

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

高宗之伐鬼方

豈盡皆不祥者哉

蓋春生秋殺之迭

行上天生物之道也

恩賞兵刑之並用

王者御世之

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

毒日內攻乃猶專食

膏梁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

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

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平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口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梁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

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口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口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口賊而不利於中國必根究所由而後已

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  
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  
事已難收拾口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  
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  
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  
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  
前之寵口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

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  
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

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  
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  
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  
切中若輩心體  
口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  
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口  
口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  
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口口。何以深入。此時罷  
開馬市。口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  
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

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輶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痠痺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口口之志欲難躋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其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久安之計莫如富強

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  
務欲擒俺答於闕前驅魄類於海外使口之畏乎我。  
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  
甚謹奏。

奉

聖旨這事邊臣奏來已久又會官集議楊繼盛既有  
所見何不早言今差官已行却乃肆意瀆奏好生  
阻撓邊機搖惑人心又本內脫一字着錦衣衛拏  
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兵部武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楊繼盛謹奏。  
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  
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  
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  
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脰骨夾出必欲  
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  
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  
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

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况臣先正其名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口口。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口口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口口者。口口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

○賊○臣○喪○瞻○豈○屬○空○言

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斬  
絕利害口口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

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  
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摭飾之巧而足  
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

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  
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  
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  
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

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

兩漢以災異上書如此。

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

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

叛臣。夫曰可補五行志不及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

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

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忘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

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

真○聖主

太

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真○聖主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議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

積○漸○使○然○

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段○書○出○一○箇○叛○賊○來○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

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  
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  
票本罷之。及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  
救之也。及回測在此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  
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  
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  
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  
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

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已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

或謂嵩之奸世蕃成之然亦有其父生其子也

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

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已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實事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所行之

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

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

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

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

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

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

先知之及聖旨旣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

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

史蔡樸參守備許寶等失事據抬瑣脣○西京封事體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

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

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

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

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厯沈鍊劾嵩

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

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惶落魄曲盡矣

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  
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

定然在目

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閭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

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  
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  
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  
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  
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  
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  
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不鑄鑿鑿鑿。景字十九號堂  
稿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  
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

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  
工部尙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  
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  
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旣作倣效  
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  
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  
嵩貪冒。人所共知。此何以解。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  
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

正。口。口。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  
口。口。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  
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  
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  
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嘆。  
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  
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小人情狀的是如此。以。混。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  
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

之○心○故○耳○是○勾○口○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

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

○並○受○顯○戮○

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

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

二十九年○口○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

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

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

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土○不○同○邊○土○戰○敗○猶○可○掩○飾

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接○兵○不○動○任○賊○搶○足○便

實○亦○不○能○與○戰○耳○

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  
麋○至○死○不○悟○悟○亦○晚○矣○  
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

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言○事○極○決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

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  
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  
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  
之。以激勵天下之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  
真○謹○言  
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  
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  
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  
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  
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  
從○來○如○此○

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口口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

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詔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慇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詔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

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

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

最。有。闢。健。

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

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

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

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

此亦千古一轍者。

欹戲之聲。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

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以遂

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謀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旣內外。

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拔免不。止三。窟矣。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

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  
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  
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  
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  
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  
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  
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  
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  
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

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戚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

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  
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  
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老。賊。奪。魄。矣。識。破。嵩。之。五。姦。則。其。  
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  
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  
所。師。不。能。救。椒。山。尙。何。足。掛。齒。煩。耶。  
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  
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  
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刲。然。於。皇。上。亦。不。  
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

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爾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

陳情辭。側讀之淚下。

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  
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

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旣以再生之

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况臣狂

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  
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  
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  
言再無可以報○情○真○語○到○與○出○師○表○並○看○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

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

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

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雙○請○極○是。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

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前既聞逆讐之

死。今又聞賊痛快之極。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

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

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要○語。用間設伏。

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

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口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

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齋謹奏

聖旨這廝因謫官懷怨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間明白來說皇上更問二王命共面對言

張宜人請代夫死疏附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發仇讐逆謀。• 咎 • 指 • 夫 • 言 • 不 • 謬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讐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實○實○如○是○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

剜去脣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  
渾身衣服盡皆霉汙。日夜籠樞備極苦楚。又年荒家  
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  
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  
皇。上。累。置。之。生。香。吐。回。護。但。覺。哀。音。勤。人。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  
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  
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  
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  
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謾。

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  
臣斬首<sup>壯絕</sup>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  
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sup>臣</sup>於九泉稍  
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  
命之至<sup>奏入爲嵩所抑</sup>不得達遂被害

命之至。不。堅。欲。姦。害。  
唐人爲。富。根。葉。  
百。戰。這。衣。斬。聯。諸。無。禱。笑。且。無。且。過。時。無。懸。對。那。  
天。多。強。急。歸。娶。嫁。命。女。衆。以。時。日。皇。土。君。故。欲。與。那。  
由。連。自。諸。市。以。升。強。夫。女。成。夫。強。歡。興。觀。想。勝。彼。  
國。也。將。半。終。未。滅。不。想。大。幸。若。長。罪。重。本。妹。頌。與。

附張萬紀救楊椒山疏

臣紀一介草茅素性愚鈇荷蒙 皇上掄選東省臣職司獻納惟日緘默萬無補報於廷陞臣雖司言職終爲曠職實有愧於生平所學也先是冒昧陳情論劾貴黨不法等事荷 皇上再造弘仁聰明英斷以臣言爲然痛解河澗之倒懸臣自以爲得計猖狂日夜感激爲效死以報君前此臣之至願也惟今時事臣聞之五內若焚不敢不奏聞於 陛下料 陛下宥臣之直言又竊幸多矣且以車駕司員外郎楊繼

盛自少至壯所學忠誠激烈骨鯁家素寒微無銖兩  
之積向條議馬政詞意激切矻矻正言亟攻時相當  
權竊操國柄發忠憤之氣盡臣子之職不意天心  
震怒謫狄道縣典史狄道乃臣之故里臣備聞繼盛  
自謫貶後忠肝義膽起居食息不忘陛下高厚之  
仁益砥礪臣節蓋不辭卑官小職二載內再蒙皇  
上浩蕩弘恩拔起部臣繼盛感激益深奮志圖報矢  
心爲國入京數日論元臣十惡等事又請引證二王  
之語云察繼盛之情原繼盛之心至親無如父子速

明是非雷霆震怒之下必宥繼盛之死諒翦元臣之  
惡一時 皇上極怒誤中其鉗拏送鎮撫司打着問  
元臣會同姻親錦衣衛陸炳議成交結親王事例且  
以繼盛自狄道至京地有萬里二王以天子之子勢  
分懸隔繼盛以孤微部臣何由而結交耶念權奸一  
朝可肆四海是非公道難移伏望 陛下明遠察微  
照徹奸迹憫念忠純冒罪誠爲六月飛霜目今禁獄  
二載病篤形枯軫念報效日久妻子零落望釋在獄  
之冤或請例充爲邊戍或原情發爲編民此 陛下

覆載好生之德萬世國史傳  
陛下不戮忠臣之仁也  
儻以臣爲黨護將臣處死萬不足惜恐傷  
之明而塞忠諫之路也况朝士都慨忠冤未伸權貴  
陷阱孤臣之衷控訴無門不避斧鉞願請疏遠權佞  
爲國除奸非徒辨冤也

楊忠愍公全集卷一終